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十四回 沈乞兒故園歸夢 翟員外少女迷魂

林中百舌聲仍巧，洞裡新桃花又疏。 芳草歸期今尚爾，美人顏色近如何。
夏侯得似應傳業，詹尹無心為卜居。
最是深山鴻雁少，一春猶阻上林書。

話說這金人擄了二帝北去，把這東京城裡，安了一營人馬，立了張邦昌為帝。百姓無主，一任金兵搶劫。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，已是家業罄淨。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，到了金兵一搶，俱是非刑吊拷。把這富戶死的死，傷的傷；婦女擄了去，掉下一身。人人乞丐為生，也顧不得羞恥。

卻說那黃表沈三，從那日封門搜括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，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。搬在袁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，誰知一日亂似一日。金兵不退，擄了二帝北去，又另立了皇帝，把人馬進城紮營，做了他的天下了。這些大衙門大宅子，皇親勳戚、公侯宰相花園府舍，都是官兵占住了。連袁指揮家眷俱趕出來。那沈三的妻子，原是有姿色的，擄了罄淨，只落得金哥沒眼的一個瞎子，和生他的那個醜婢。先還在舊親戚家，這裡住一日，那裡住一日。後來各人生死不顧，誰肯收留他。這沈三就氣成青盲雀瞽，有雙目而無殊，對面看著似人，其實不見，只得拄杖才行。又有一件怪病，脊梁前胸長出兩片黑肉，如蟲鑽蛆咬相似，癢起來必要拳打磚捶才得快活。一日到了夜間，又做一夢，還是送金磚那人。沈三依舊貪心，把磚不放，父子抱著頑耍。醒來時只見一塊大磚在席傍，恰湊怪瘡正癢，兩隻手擎磚打起，好不快活。有一家欠他五百兩銀子，一無所湊，只准一個母狗來。這沈三餓到三日，全沒一人收留，只得牽著狗各家求食，老婆抱著失目的金哥緊緊相隨。初時只說往熟識人家要碗飯吃，難道就是乞丐。後來每日如此，見這叫街的花子都是京城的大人家，彼此一樣無可奈何，也就隨緣度日，連呼老爺爺奶奶不絕。把一根長繩使狗引路，這狗也有靈性，到了人家門首站住不去，等接了這飯，又走一家。到了長街一時肉難難熬，只得把金磚高舉打個連花落為樂。看官聽著他道：

東京有個黃表三，也會吃來也會穿。一生好放官例債，不消半年連本三，巢窩裡放債現過手。他管接客俺使錢；線上放債沒臉賬，他管殺人俺管擔。積的黃金掛北斗，臨了沒個大黃邊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爺娘不是親，有錢且去敬別人。三年乳哺成何用，娶了媳婦就要分。好酒好肉老婆吃，不怕爺娘餓斷筋。生前不曾見碗米，死後誰人來上墳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兄弟不是親，三窩兩塊說不均。同胞也要分彼此，爭多爭少要理論。有酒只和傍人吃，自家骨肉做仇人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老婆不是親，三媒六證結婚姻。嫌貧愛富賣家女，半路離了朱買臣。牆西有個劉寡婦，守到五十還嫁人。夫妻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看看朋友不是親，吃酒吃肉亂紛紛。口裡說話甜如蜜，騙了錢去不上門。一朝沒有錢和勢，反面無情就變心。孫龐鬥智別了足，那有桃園結義人。蓮花落，蓮花落。

沈三員外唱罷多時，那街上的閒人也有歎的，也有笑的。歎的道：「這一家米爛陳倉財高北斗的人家，如今乞食為主，無有立錫之地。」那笑的道：「黃表沈三這個光棍，錢眼裡翻身終日鑽衙門，拿訛頭，倚官害民，縱賊窩娼。今日天不殺他，父子雙瞎，使他活受給人現眼，大約快暢的多些。」

過了年餘，那沈三是受用過的人，那受得饑寒，到了那十二月數九寒天，下的大雪把破瓦窯門屯住。那一時東京通搶掠一空，誰家肯捨。可憐沈三幾日街上打磚，並無人睬。吃了一口冷湯，回來死在路旁。連席也沒有卷，自然送與烏鴉黃犬以為葬身之地。落了金哥，人只叫他小沈花子。漸漸成人長大。不消說父子相傳這一塊磚，是水磨成蘇州澄泥一樣。母子同狗三口，晝走長街夜宿古廟。他也不怕那兵火，他也不想那家緣。常言說三年討飯不肯做官。想其中定有一個樂處。到了南宋登極，金人講和北去。東京漸漸平息。這些花子們，散往各府去赴食。那金哥母子先到山東臨清，住了半年。游到清河縣地方，進得西門來，不往別處去，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西門慶的住宅裡。領進在那大門首，高叫一聲：「老爺爺奶奶，討一碗飯吃。」

也是天合有緣。原來玳安找月娘孝哥不見，兵退之後又回縣來。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大半。張二官人全家擄去。這無主的空宅，也是鳥戀舊巢，玳安又住在那舊宅門房內安身。猛見一個狗領著個貧婆，拖個小瞎子進來，抱著一塊磚討飯。心裡好酸，想起月娘孝哥不見。眼中淚落如雨，便說：「小花子休打磚罷，我也是才回來的。沒有家小，有幾個冷燒餅，你吃去罷。」說著拿出來遞與小化子，給狗吃了一半。可霎作怪，那狗擺尾搖頭只在玳安身邊打滾不去，好似見他舊主一般。天色晚了沒處去宿，要在這大門下討把草過一夜。玳安只得依他。那時十月天氣還不甚冷，玳安把炕上草抱了一把給他，母子二人宿下不提。正是：

鶴歸華表人難識，犬過東門世已非。

玳安想到我身邊原有帶的劉學官還賬的幾兩銀子，大娘臨出城，交與我收著。不料拆散，如今大娘和孝哥身邊一文也無，就和這窮婆一樣。又想起妻子小玉，那得個信來，不覺淚眼不乾。到了三更方才合眼。也是一靈不散，玳安忠義所感，只見西門慶進來。頸帶長枷，身圍鐵索道：「玳安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玳安道：「我如何認不得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因陽世間貪淫害人，閻王把我二目摘去，罰我乞食十年。今日門首小瞎子就是我，那狗就是王婆。你今不忘舊恩，要打探你娘消息，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。」說畢，往外走了幾步，又回來道：「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，你此時動不得，日後留你用罷。」說畢，把玳安推了一跌。驚醒卻是一夢。聽聽正打四更，一夜悲酸，到了天明。玳安起來看看那小瞎子，與他的娘不知什麼時候去了。又想到：「夢是心頭想，還是念爹的舊恩，想糊塗了。又想到，我且把夢裡說的銀子去看看，如果銀是實，就件件是真了。」

玳安尋了鑊鍋的鑊子，把門關上，走到後堂屋門坎下邊。只見一塊青石，光滑滑的，那得有銀子。看了看，旁邊兩個方磚，一似新安的一般。把磚用鑊子掘了半日，方掘起了一塊，那一塊也隨手揭起，有黃土半尺餘深。用一個小醋壇盛滿，卻有五百之數。玳安大喜，方知夢裡相逢別故主，天邊有信覓離人。這玳安原是好人，後來有些造化，自然識見不同。說道這個銀子。再取出去，又做了來安的禍。沉夢裡言語說不可動，只得依行。好個玳安，就把原土掩上，依舊把方磚砌緊。一個門檻往來之地，誰知有寶。那玳安一面打探月娘信息，要上東京找尋不提。有詩說西門慶化身乞丐，再返故園，也是一段因果。

當時歌舞歡游地，此日悲哀乞化心。

三過門間老病死，一彈指頃去來今。

鴻飛雪跡蹤難覓，犬吠花陰影易沉。

富貴貧兒同一相，化身無定欲何尋。

按下沈金哥乞丐不提。卻說李師師自那搜括娼優，奉旨出城以後。那些人家，都剝得赤條條出來，遇見東京大亂，也有被金兵擄去的；也有被官府拘回，又入樂籍的；也有在各村酒店接客的。只有李師師原有手眼，未曾上本，先知道信。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，珠寶金銀重器和那綾錦上色衣莊，不曾失落一點。他又曾與帥府郭藥師往來。如今郭藥師降金，領兵打頭陣。金兵一到城下，就先差標下將官來安撫他，不許金人輕他家。以此在樂戶裡，還是頭一家。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衢街裡，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。比舊宅還齊整。因沒有道君，越發大開巢窩，不作那官腔了。

那時袁家女兒，年已二八，袁指揮夫婦俱亂後死了。大大的開著門面，把常姐改名銀瓶。日日教他撥阮調箏，清歌妙舞。把個銀瓶嬌養的如花解語，似玉玉生香。他是內院體統，不肯輕見一人。只好看花起早，愛月眠遲。在那小樓窗上，時露出半面來。

看那章台走馬情郎柳陌折花的浪子。單單等一個肯撒錢，喜飄風，金十萬銀十萬的，才接他採花。那銀瓶心裡，又想一個宋玉才潘安貌石崇富十八歲的狀元來，才和他偕老。各人心事不同。

看官聽說，世上的事，偏事佳人才子不得湊巧，紅嘴綠毛的鸚哥偏遇著餓老鴉。自古好事多磨，那有天天一對過到老的。那銀瓶想起當日因打鞦韆，遇見聖駕，後來受了御酒銀瓶，遭著大亂，不得進宮，反落了煙花陷井。父母俱已遇亂身亡，這個身子桃花柳絮一般，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。看了李師師家，有十個粉頭，打起來各樣刑法，好不利害。如今這樣敬奉著我，只為留著我掙錢，將來如有一事不遂他的心，也是一樣。這女子聰明絕代，那裡不想到。到了三月三，是上巳佳節。清明已過，各處鞦韆豎起，銀瓶春思慳慳，又愁又暈，懶對莊台。旁有侍女櫻桃，取過阮來撥著，唱一套新習的吳騷：

【解三醒】恨鎖滿庭花雨，愁籠著水煙蕪。也不管鴛鴦隔南浦，花枝外影踟躕。俺待把釵敲側喚鸚哥語，被疊慵窺素女圖，佳期誤。一霎時，眼中人去鏡裡鸞孤。

銀瓶一面唱著，一面眼中掉下淚來。想起那日鞦韆上，遇見聖駕，也非偶然。後來遇著兵火連天，一段姻緣，好似一場春夢。又唱：

【北寄生草】怕奏陽關曲，生逢汴水枯。是江乾桃葉凌波渡，汀洲草碧流雲路。這河橋柳色迎風訴，纖腰倩作綰人絲，自家飛絮渾難住。

櫻桃送過茶來，銀瓶呷了一口，輕輕放下。想起那日清明，爹娘送我過沈家，多少婦女頑耍，如今孤另另一個親人不在眼前。掉下淚來，又唱道：

【解三醒】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，誰待去整花朵工夫。正寒食泥香新燕乳，行不得，怕提壺，三春別恨調琴語，一片年光攬鏡虛。消魂處，多則是烏啼冷夜，夢破餘香。

又想一回。這當日說聖駕在李媽媽家樓上，見俺一面，就遣了兩個內臣，捧著羊酒金緞，聘俺入宮。因何又送在李媽媽家來，今日說是要親選，明日說是要親選進宮。等到半年時，留在他家，全無消息。看來此話也不辨真偽。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。哭著又唱：

【北寄生草】不語花含悴，長鬢柳怯舒。冰壺迸裂薔薇露，蘭乾碎滴梨花雨。珠盤濺濕紅綃霧，怕襄王暮雨近虛無，為誰斷送春歸去。

按這銀瓶悲怨，獨坐傷春不提。卻說洛陽有一富家員外，號翟四官人。在徽宗朝納粟，做到金吾衛千戶之職。他家私萬貫，富甲一城。因投在蔡京門下做乾兒，又和翟管家認同宗。才做了這個官。為人雖有些浮財，慳吝貪鄙，尋常一個錢不肯使，卻有一樁毛病單好嫖娘子，不甚擇好歹。家下娶了兩三個院裡人，也花費幾千銀子。他生的一臉赤麻，大鼻凹額，一部落腮黃鬚；五短身材，豐頰大肚，倒是富態氣像。只言語粗俗，一身厭氣。常在巢窩裡走動。這些浮浪子弟，有鄭千戶兒子鄭玉卿，王招宣府兒子王三官，這些小幫閒。沈小一哥、劉寡嘴、張斜眼子，都逐日陪他們在巢窩裡打成盤。只有鄭千戶家兒子，今年方十八，因他生得白淨面皮，苗條兒典雅，從小和這些人們有些後庭朋友。也學了幾套南曲，吹的好簫，蹴的好氣球；又有一般武藝，打得好彈弓，一日也打十數個雀兒頑耍。就是個女色裡的班頭，幫閒中的領袖。那翟四員外因這李師師家在城外第一條衢衢大開了巢窩，不比以前借著官家名色拿腔，他和這班人常去閒串。那李師師家有十個丫頭，也會品竹彈箏，折牌識字。

有個侍女巫雲，有些姿色。翟員外嫖了幾夜，不見出奇。他聞的李媽媽家有個銀瓶姐，是選了進宮的，不出來見客。李師師養如愛女。真是倩人施粉黛，不自著羅衣。這翟員外也就有個扳高之意，只不知這李師師的口氣。又知他是使大錢的。自家又不肯破鈔，正自兩難。

卻說李師師把這銀瓶作養的花朵一個玉人兒，每日口裡噙著他，兒長兒短。我只有你一個女兒，好歹揀了天下頭一個風流才子，做我的女婿。成了親決不肯把你做下賤。他卻在外邊聲揚出去，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，就要進宮，遇這大亂，才撇在這裡。比我女兒還敬重他，誰敢使他見人。又教銀瓶隔院彈箏，隔窗度曲，樓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，紅顏送盼。這是娼家慣會拿人的手段，不消細說。後來因徽宗北狩，李師師故意捏怪妝妖，改了一身道妝：穿著白綾披風，豆黃綾裙兒，戴著翠雲道冠兒。說是替道君穿孝。每日朝北焚香，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。自稱堅白子，終身誓不接客。一切人來有十個侍兒陪待，好不貴重。因翟員外是個大家，寫了通家晚弟帖子來拜，才待了一杯茶，就進去了。又養著兩個窮內官，時常在門首立著，一似相宮禁一般。又常見人啼哭，說是道君托夢。喬張喬致的，扯天大架子。那翟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瓶的話，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。那日翟員外在客廳上坐下，侍兒巫雲陪著吃茶，只見揭起簾子，一陣異香襲人，一個女子遮著臉往花園裡去了。但見：

宛若游龍，輕如飛燕。淡掃蛾眉，卻嫌脂粉污顏色；鬆籠蟬鬢，天然風致勝鉛華。裙拖湘水，織就一枝梅。髻挽巫雲，斜簪三寸玉。對客欲回遮舞裙，見人驚走露蓮鈎。

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，須從客廳前過。銀瓶住著一間小閣子，在花園旁邊。每晚去花園內小亭上，或是彈琴看書，和櫻桃侍女鬥骨牌頑耍。這日李媽叫他彩茉莉花兒晚妝，不知有客，走不迭，使一柄湘妃金扇遮著臉，笑嘻嘻過去了。險不把翟員外，驚開五葉連肝肺，酥透三魂邪骨心。問巫雲過去是誰，雲姐笑道：「翟大爺，你猜猜。這就是你算計的那人兒。只怕你的福小，消受不起。」翟員外知是銀瓶姐了。呆了半晌，問雲姐今年十幾歲了。巫雲道：「今年十六歲。長的苗條，就是十八九歲的。又稱他阮、箏、琵琶、琴棋、書畫，在沈員外家就學全了。俺這門裡還學不到他精處。俺太太不叫他見人，知道他出來還了得。」翟員外和巫雲說：「我拚出一百兩銀子、四匹尺頭，和你太太說，我梳籠他罷。」雲姐笑道：「俺太太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，還怕不肯。你說梳籠他，這又是巢窩裡講包月的話了，少也得三五兩銀子。還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。我不敢說，你另央人探探口氣兒。」又道：「俺太太常喜鄭玉卿會吹得好簫，你著他來說過，俺再替他幫襯。」喜的翟員外搖搖頭，大踏步去了。不知將來銀瓶和翟員外姻緣成否如何，有分教花柳巷中癩蛤蟆空想天鵝肉，雨雲台畔野鴛鴦別續塞鴻群。